



鐵崖文集卷之五

三且說

或問孔子曰回何如人曰仁人也丘弗如賜何如人曰辯人也丘弗如由何如人曰勇人也丘弗如或曰夫子弗如三子而三子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蓋能仁弗能忍仁者泛矣能辯弗能訥辯者誕矣能勇弗能怯勇者亂矣惟仁能忍有弗仁仁無不怠矣辯能訥有弗辯辯無不中矣勇能怯有弗勇勇無不勝矣此孔子所以能仁能辯能勇也而異乎三

子者之能仁也而未能仁乎無仁能辨也而未能辨
乎無辨能勇也而未能勇乎無勇也三子之能吾將
兼友之又以易夫子之道而未得者重學孔子也故
名其齋曰三且云

思親圖識

孝子一也而有幸不幸焉昏定晨省出告反面自孩
抱至老不違其親養者孝子之幸也生于親而有不
識其親并失其親所託處之廬與所託食之區如今
周君用發者亦可謂孝子之不幸也周君
四歲而繼喪父鞠于外家亦母及長而思
之田廬

以為歸則皆併於強宗矣君卒能思其親復有其田
廬而君之為孝子乃得暴著于當代而為名公鉅士
之所歌詠至于五六十年而猶未絕雖曰不幸其亦
有幸焉者存已周君尚何悼也哉然孝子思親去之
五六十年而遑遑焉當知弗及則孝子之大也嗚呼
人有奉其親於朝夕戴親之廬食親之田而忘其安
饒之自及其黨乎無良游徽以畜其身以違其親或
致其親無聚廬仰食之地吁若而人者是亦人之子
也尚可以言人類於周君之前也夫周君思親有圖
宜其樂傳於人人而予又為之贊辭不為過也會稽

楊維禎謹書于吳柳二太史志後

跋月鼎奠師符券

右月鼎奠師手授大雷使者符券一通蓋授之爛柯山傳法師而法師又授之神霄野客胡道玄者也道玄既自識卷尾將藏諸名山而又微予言予謂古之至人以道御氣以氣役物故能幡校四時盜弄造化棗木植而作雨胡桃擊而鳴雷留其靈靈氤氳之號翼蛇飛鼠之符特其獮者耳百世復有傳道玄之傳者其可知符券之神為神而不知神者之神以向神也哉

裘生楊齋銘有序

古者水制凡裘必有楊楊以柳裘之露而尤見乎美者也裘而無楊與反衣狐白者等大羊之裘不楊以其無文也則楊主與文飾之事故曰君在則楊謂施於君所也吳門裘生某韜晦于一室而以楊名齋母乃不類墩蓋有志於事君之文者矣雖然楊非徒表文也表敬也敬有二父也君也而體異也子於父以質為敬故父母之所不楊臣於君以文為敬故君之所楊某父母俱早亡質之所為敬者痛無所於施而文以為敬將移之於君焉耳抑又聞楊必象裘文裘

狐白則揚以錦之素裘狐青則揚以綃之玄喻諸內
也有大人之文則大人文揚之有細人之文則細人
文揚之由中達外各以象比不可誣也然則揚之者
其又由外以內之微歟君毋輕肆其揚也銘曰錦
而綱非文之屏惟綱而後文益炳裘而揚非文之的
惟揚而後文彌穡惟的日亡惟穡日章惟揚齋氏教
之勿忘

題石伯玉萬戶乃祖鴈蕩詩

右題鴈蕩山古詩一首蓋松江石公宣慰官招討時
領兵溫州之所作也寺僧以碧紗籠之是其詩已足

以感動乎異教後值寇作焚劫寺觀而能仁獨以詩
獲免是其詩又足以感動乎兇暴去之五十年詩燼
于火而寺之禪窟尚能傳誦之又去之二十年其曾
孫安奉不花侯因使事歸其所而得繕錄之是又其
詩之不可滅沒傳之他人而歸之子孫也於乎一詩
小伎也而所係若此豈偶然哉傳稱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而有文事如石公者乎曹瞞氏橫梁賦詩徒文
其篡賊之推而豈若石公之作所謂三軍息譙不驚
龍眠者見其用律之嚴持心之仁雖浮屠之官亦按
者如故其澤及乎吾氓者可如矣詩曰夫其文德洽

此四國招討公以之又曰世宗朝世宗幸備厥德安侯
以之

冰壑志

延陵季其克昭氏以冰壑自號而京兆杜本既為書
之額於讀書之齋又馳書會稽楊維禎求其所為志
以誌夫極天下之清而寒者冰也極天下之所受而
不以滿量者壑也有受量無清寒以節量之則下而
流流而汙汙而為天下棄爾嘻此冰壑之所以為天
下貴也杜少陵詩曰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
風含露之玉壺此美靈氏子質之清而貴然冰之置

壺雖貴而僅資斯須之玩固未若壑也取無窮用無
竭王政藏焉啓焉以助變理否則五哀無寒壑移於
木春秋書之以為周室病嗚呼冰壑之有無係於時
政功豈微者哉抑子聞靈鼠在北壑食夜飲冰奇毛
之長過百尺又靈蠶在東嶠食冰霜雪覆之成繭色
五彩俱絳為布貢諸天府裁為領巾清寒之效使龍
衮無炎汚矧季昭之鍾靈於五色之奇百尺之長而
出於冰壑者乎季昭將有政於位矣其出壑之奇之
長貢天府而衣被皇猷焉可也勿徒置迎風含露之
壺以資斯須之玩效不競於一鼠一蠶而已也

吳達父養心齋說

予客淞之明日吳興錢德鉉携一客來見癯然儒者也問姓名則曰城南吳達父也達父自幼從治易師許恕氏遊長而益有志於切己之學故自命其藏修之室曰養心乞先生一言為座右警予讀周子養心亭記其論養心莫善於寡慾必自寡而至於無足以發孟子未盡之餘旨蓋寡慾者君子所能無慾者非聖人不能也周子之慾自寡至於無則賢希聖之學而心之養者有餘裕矣吁人皆同此心也而理欲異焉欲淨而理明則天君泰然萬物擾吾前者無不投

戈而受令故其體胖其氣充其神完以清此君子養心之至也雖然易之蒙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心之未發之謂蒙於未發之蒙而能養之以正所以為作聖之功蒙發而後養則難為功矣達父學易者也有志於周子希聖之學其可不知有養正之功乎達父尚以予言質其師如心君云

太平醉民說

上古之民汙樽而抔飲未嘗誠醉禹知麴蘖必有醉人者故惡之至典午氏賢者日衰間有則為世所不容於是沉冥之託麴蘖之逃是世太平則有醒民

否則始有為醉民者雲間王厚當太平之世自號醉民則何歎蓋又有說矣屈原獨醒於衆人皆醉之際原之不幸不遇太平時也厚稱醉民於民為醒民之時厚之幸遇太平世也豈若典午氏之賢沉冥之託麴蘖之逃乎噫人見不飲則曰醒民痛飲則曰醉民彼豈知夫醒之所以醒醉之所以醉哉然則厚之所以稱太平醉民者又豈衆人之所能識乎彼一飲一石一醉千日者又曷足為厚道乎厚長跪起謝曰世之識予醉者寡矣識予醉者先生之言哉

陳生文則字說

予遊淞客陳德昭氏邸所其季子以其父之命來請曰父生某孩而名之曰憲年齒已長已而有師友以字也敢請于先生予以憲之義為文章法則既字之曰文則憲又再拜請說焉夫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者非所謂文乎是文也可以立則於一身由身而推可以貽則於天下後世此其所以為憲之所在故文之為文非特文藝誦習之文也凡動靜威儀語言政事皆是也周旋而中規折旋而中矩何莫非文之則也歟存乎中者應乎外應乎外者協乎中非君子有一定之則乎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

懿德又文之本也故有是則也生天質純良復加之
以君子之學彜之為文者鬱然于中粲然于外未可
量也其窮而學也資文之則以成其才

倪用宣字說

吳興倪生用宣父既名之曰璨而字則屢更而未定
也二字曰孟輝一字曰仲宣生皆以為未盡又請字
於予予曰魏王粲之字曰仲宣宣者粲之用也生之
璨玉之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有其文而後有其用也
宜字曰用宣按說文宣從四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
然則陰陽非宣亦不能妙夫一動一靜之用而況於

人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俊明有家詩曰王命召虎
來旬來宣書言宣之本詩言宣之用生既以門廕受
省檄將有為政之日矣使無三德之日宣則何以受
王命盡旬宣之職乎德之日宣者王之有其璨也王
命之旬宣者璨之有其用也生以予言勉之字之曰
用宣宜哉

東白說

淞青龍任氏吳之著姓也有月山先生者歷宦中朝
至都水少監其子子文又繇秘書監秘府即遷考城
令孫曰暉者益喜文史善賦詩脫去凡近雄健有法

度予甚喜之詩哀成帙號曰東白集予在瓊溪時嘗以詩來招予抵其家乃獲與之校讐詩章者累日濱別請東白說而未及與之今年春既望客錢唐復介其友韓生奕來申其請予惟世以西白名者取西之義為金為白也東白之說未著焉憶予曩遊天台嘗登鴈峰宿望海亭夜觀火鳥浴海下視九州若谷底大地俱黑獨心府之靈內省目之所見皆位列縹布森然若晝白既而天雞三叫扶桑日升神光煥發如金龍千丈飛起三神之東一方草木歷歷可數雖毫髮不隱東白之說於此時見之而世之人獲見之者蓋寡矣是白也非他白能儷雪之白潔矣而不能燠乎物月之白明矣而不能悉乎幽獨東之白也大明由是而升中天壤間靡一物不在衣被昭回之下其白也可量哉今生年壯而學富蓋有志平功名者青冥萬里方自茲始東白之取号豈資以抗西白者之云心之嚮明身之嚮顯固有所記矣生尚以予言勉之哉

吳元臣字說

信都吳公子其季父為樞密院議事平章榮祿公命公子以錫而字之曰元臣其師葛元哲氏嘗為之說

而又以其言為未盡復徵子說子謂命有三錫禮有
九錫皆其君之恩數及乎其臣者也其臣非具元臣
之才德何以當是元之為言善也大也臣德非善何
以稱大臣德之善必如高辛氏之才子稱為八元其
可也公子以元臣期望於父兄師友則公子之幸於
師以承錫乎其君者其可自苟子其可不以八才子
之稱元者自律乎抑子聞唐大臣魏徵之論臣道有
二曰良臣曰忠臣良臣稷契臯陶者是也忠臣龍逢
比干是也證之願願為稷契臯陶不願為龍逢凡干
後訖如其願者幸而值貞觀英明之主也榮祿公歷

事九朝為國元老澤及天下而覃乎後世此今之
契臯陶也公子之生在昭代其出而仕也遇明
天子在上法堯舜以為君也公子以八元子之才德展
諸臣道謂不得為稷契臯陶以遂證之幸願以復榮
祿公之盛德夫業者吾不信也已公子折節苦學淹
貫經史及國家典故今北上且赴三公府屬掾之群
起身侍筵筵即燕見天子為元臣階矣吳興之士與
游者或為歌詩以餞推子為序引遂書此說于卷首
至正癸巳四月辛丑會稽楊維禎書

吳興呂生坦字安道又自命其讀書之室曰素履而請說於予予謂素履非簡淡寡欲廉靜以樂道者不能易之履曰素履往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君子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爾苟樂道之志與利達之心同塗而交戰則不能履其素矣吾客吳興生挾用從吾游聽其言無巧辯譽其行無淫朋比德里閉以孝聞朋友以信著可以占其素行者矣萬石君不言而躬德元德秀質厚而少飾緣此古人素履之實也觀人不於其素履而於其外文未有不失者也六三之象曰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士之素履不足其行也不遠何以異於跛哉非直跛也且跛尾而有踵人之凶可不懼哉抑予聞履之為卦物畜而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君子觀履之象辨上下使各當其分而在下者無有多上人者此民志之所以定天下之所以一也今民有盜弒長吏以為悖者天下之為騷然生履素而學優將有祿位於時矣願如其定民志者如之何其可也

夢鶴幻仙像讚

幻仙名禮翼字致用會稽人也宋韓魏公之十世孫大父悅父耘之皆以行義文學稱當代儒宗某學世

其學攻古文章著文獻世考有仕才不苟于仕當路
薦碑例不應退而種松豢鶴築室為讀易所與一二
高德遊方之外自號夢鶴幻仙其言以為人不可以
忘出也故考之以文獻文獻不可以無證也故通之
以博雅博雅不可無傳也故托之以文章文章未可
適道也吾將宗乎玄牝玄牝未可玩世也吾將遊乎
神仙神仙未可安終也吾冥之以夢幻無耶有耶物
萬有於一無幻也真耶神一真於百幻幻仙至是其
事備矣其道至矣吾於初偉其才既復高其神仙夫
夢鶴傳淮海張渥又為作幻像夏

侯氏讚方朔自是小傳今又效之作辭一通以足傳
之未足者云讚曰冲漠無朕中有物居妙合而凝曰
天人徒嗟嗟幻仙列仙之儒讀易後天究心泰初河
洛七緯太乙九宮叶嘯風鞭霆恢乎有餘靈睨姜庸
徒脫珪組平朝以鶴飲夕以夢俱全體具見心與道
如言象孔昭神與道腴神兮無迹奚實奚虛道兮無
體孰形孰軀我說不容至矣妙乎

汗杯子志

古魯使方給侍告歸息自便軒戒閣勿抽廢客有扣
門作鷓鴣聲急甚問為誰曰汗杯子心自語曰今去

飲食始已若干萬春秋烏得有葛天氏人哉非佯人
則盜入爾矣肅入其人今人之冠蓋也今人之服食
也今人之語言文字也因詰曰若能因酒星乎曰亡
也若能焚醉日乎曰亡也若能椎金雷碎玉斃破兕
觥乎曰亡也亡則曰汙杯也何居曰我非葛天氏人
也衣今人之衣食今人之食而行古入之道則謂今
有汙杯子焉可也又詰曰飲始未有涕醜况有飲器
乎人文一開飲也不能不酒又不能不首不升以奉
之此勢之不能自己也今欲反於汙杯勢可乎曰勢
世也道執之制也勢亡則制盪而不知極天下將有

爭於一勺之間吾未究其止也故道不反汙杯勢不
止敗亡也古魯僂偉其言又聞其遺果可律於今即
守符不售於封建之日庸調不售於井畝之秋時遷
事變也汙杯又果可以行於酌醕酌獻之時乎汙杯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使民標枝乎野鹿乎庸詎知
有禍首為燧人乎亂階為儀狄乎古魯僂因引觥賀
之曰今之況醜醜涵禍烈膏火者自救已弗暇而半
升之瓢捧而為飲具一斗之鑊炊以為警噐行子之
道則尻阮於是者可以免已矣汙杯子曰唯古魯僂
於是撞亞父斗捧子元子之杯酌以伊耆氏之天酒

而為之歌曰汙吾樽兮匪玉匪金樽吾飲兮匪酌匪
斟噫今之人兮太古氏之心汙杯子亦廢載歌曰汙
吾樽兮匪雷與斗杯吾飲兮匪授與受噫今之人兮
太古氏之術

三尸氏錄

三尸氏長曰盾次曰矯曰居其出大彭錢鏗之後三
尸皆富泉貨人以錢去竹目曰錢虫錢虫多為人所
仇尸之長亦務仇人庚申日走鄧都崇者狀人過德
以樹威福崇者信之賜以赤幘絳帕乘五文馬為崇
先驅且錫之號曰血姑尸自悔曰吾清白人不進善

於清都帝所而讒人過於崇且得血姑號不祥遂與
崇絕求自新於天目法師法師覲尸昧昧不滿遂入
其罪丹書併其仲矯居論棄市三尸死三日法卒亦
暴死已而復還曰尸訴我于閻邏主帝主帝以我為
承殺非主殺得不死尸且大訴法師于帝曰我讒人
為崇悔而求自新律自新驛臯且佗有同自新者凡
若干人若干人俱驛而法師獨以子昧不滿加極刑
是法師以貨乾沒顛倒是非以亂上天之聰乃天
下大尸虫耳何法師之稱哉帝不答而縱其殺亡罪
又何以司天命生死人乎未幾法師踣於位永錮死

揚子曰殺悖而出亦悖而反天道也尸盾氏恆旤
求新臯亦薄而執法者入以極刑且及其衆與族
不過當甚乎宜天殺殺者

關寶氏議

或問關寶氏族某官令招甲而得誥當乎揚子曰古
者大夫無私甲有事則授之於廟春秋時鄭授於大
宮魯授於大廟楚授於子馬桓四年傳未聞授於家授
於家則庶人枋國矣關寶氏之招甲出於義尚不可
而况不義乎假某相府令以文其私以售其實不義
其德誅也當哉若其從者出於飢氓一日之趨以苟

其食以贍死則有當原者盡以付刃鋸則不當矣因
之死者三百人時主議者刑部聶古氏明年其人尸
磔于海宿云

書篤魯公辯事卷

一人賞罰不能勝天下人之賞罰何也當與不當不
分耳以天下人之賞罰為一人之賞罰則當矣湖南
郡守篤魯公以言者中傷上官信而然之既而事白
免出繼又以言者受其罪然言者以為罪而天下人
不以為罪也則罰者一人之罰也非天下人之罰也罰
非天下人則一人之罰不能勝天下人之賞矣是說

也吾欲告諸司賞罰者而寵沈氏以公之辯事卷來
故書諸卷而歸

我我說

認萬物為渠者有我之見也忘一己為予者無我之
見也有我者固非而無我者亦不是也故有我為楊
氏無我為墨氏今有人焉曰高子昭氏未嘗有我亦
未嘗無我超然獨有見於揚墨之上自呼曰我我也
釋之者曰上我不我之我為我我之主下我有我之
我為我我之所有問我之我我我曰我得於我我之
自得於父父之自得於祖祖之又自得於祖祖之祖

邇其祖極於天地之初生則我之我與天地俱生者
久矣豈今日之我或七十年八十年為今之我哉
然則越十二萬齡天地死我復何去又越十二萬齡
天地生我復何來能是者是為我我之徒也不則沒
世於楊墨氏之辯圍也

跋虞先生別光上人說

浮屠氏不三宿桑下懼情為之累也邵菴虞先生與
其鄉僧光居吳二百日而別其言為無情有情之辨
至此合散於雲之不自知也蓋其悠然而合也若有
情而未始有情其忽然而散也若無情而未始無情

此至人無相之心也物我之兩安於無所為也故自其
未始無情者觀之是主人好竹必徑造已自其未始
有情者觀之是清溪之遂不交一言而去也此有情
無情辯也光將歸匡廬復見先生為合散也試以子
言質諸至正八年春三月門生會稽楊維禎書于開
元之純牧齋

因齋說為會稽張道士述

若知因之說乎紆朱懷金非杻械歟班麗桂棹非斧
鉞歟文繡堂楮非聚儂歟銀海金鳧石柙珠櫛非菹
醢歟鉅儒小儒取舍中珠非格磔歟陰陽大昏靡也
天地之園扉也人欲俯而跼仰而嚔較存亡得喪之
居辯是非曲直之塗者何如也嘻吾將與若撒因區
蛻囚軀囚大園扉於大羅之外子孫後之乎若然者
是能息爾剝補爾黥而解爾䟽屬拘者乎

方丈室記

儒之座云文席釋之室云方丈仙之山亦云文乎文
乎其三教之所度而則者守東谷士人有室在台之
惠因所而以方丈顏其名來見予姑蘇舍次出方丈
圖請曰陸之天台與海之方丈並予出世幸在天台
况所居山有金鼇玉几之勝黃石仙之所留題宋高

皇之所託足也至今金龜背上之詩為惠因山川草木之光故吾室以方丈名蓋不自知其遊佛而仙招仙而佛也西遊淮吳且數年一室之勝未嘗不笈其圖以行而未有列仙儒之言以志也先生愛予厚幸有以志而詠歌之方丈不在海嶠而在吾室不在吾室而在吾行橐矣予在台時嘗窮勝踐過惠因所時上人方脫胎九齡也今予髮已種種漂泊道路慨念宿境不翅在弱流之方外也上人歸其得無辭訊其山川之靈乎辭曰東方山之羅絡兮緱赤城之盤紆瓊臺方廣鬱以出沒兮聚仙佛之所廬薄東海之鬼岸兮架金梁之凌虛亭靈脩之播遷兮粲群仙以導與赤子兮如魚紛望思兮鼎湖嗟山川其如昨兮妙風景其愁兮望海屋之渠渠輓飛颿以為車山下風雨兮出太入初下視弱水兮黃塵滿區仙耶釋耶吾不知其何誰兮羌從汝兮歸諸

竹雪齋記

至正八年冬積慶主僧臻上人於顧野王讀書堆之南闢一堂為燕居所環種以竹上人每讀書其中至雪夜見八窓玲瓏一室洞白上人必披五文衲戴白氈笠或徒倚竹下吟嘯自若遂名其居曰竹雪明年

冬今友生馮琬尋予三泖之上以記請予曰竹者至剛至虛之物也剛則不屈於物虛則具道於體雪之為物又至清至白之所形也清不自蔽其惡白不受混之緇也方天地閉塞時竹獨秉後凋之操而玄冥之靈特困焉雪與竹均相軋而不知其適相得也上人於二物者又適相遭於一室宜其取諸物者有得於其剛與虛清與白也嘻竹微雪無以章其秀之特雪微竹無以比其清之敵吾聞上人貞而白者也微雪與竹則又何以表見其人哉竹雪之相軋庸衆人之所以得而知竹雪之相資者非上人之協之而誰邪

雖然即無而有竹也入有於無雪也春至雷作而萬角突立有於無也金烏一覘而萬狀立解無於有也無乃道之宗極之根也上人學浮屠浮屠氏之學以靜虛為宗空無為體上人心不為欲回道不為物損是能備竹之剛而虛瑕不自匿混不自緇是能備雪之清而白矣惟而極之以至於聲臭之泯然則靜虛空無者將有得於二物之表上人以為何如俾琬復上人書諸室為記

送用上人西遊序

金僊氏之教上為坐次為遊下為誦習也滅去動息

歸于頌空坐而得之開觸知覺會于真原遊而得之
誦者一出一入之學耳然其遊也不趨乎靈山勝
水之聚來即夫夫浮屠之神者耳自其聲光則亦僕
僕與販丁役卒等焉爾四明用上人蓋有志乎浮屠
氏之遊天台廬阜羅浮南嶽蓋嘗徧歷焉又將自虎
丘達金陵馴致乎五臺之山其徒自妙聲而下凡十
餘人贈之言而去又持其卷來請予一言蓋上人由
吾儒而學浮屠以為浮屠闕大之言以誘愚非以誘
賢也故又未忘於吾儒之教蓋吾儒亦有遊矣孔子
轍環天下太史公歷覽天下之名山大川孔子不遊

無以成春秋太史不遊無以成史記吾嘗見浮屠氏
之文史矣擴諸外學輔諸內典者曰橘洲曰石門吾
誦之予之大抵得諸遊耳上人之學得諸遊他日東
歸有所見於言語文字足以繼石門橘洲者不屬之
上人誰屬乎不然僕僕乎與販丁役卒者固汝教之
所無取也上人尚以予言勉之

送照上人東歸序

四明山水與天台並秀談者以比海之方丈蓬萊則
其鍾為人物宜有清明俊傑出以應時需也國家開
鄉選法已卅餘年而被選之美者僅史駟孫氏程韓

學氏而來者無繼焉豈其人好隱逃浮屠而去者不
少耶以子受交涉者南北之秀凡數十人而明亦寥
寥無聞焉晚始得浙江恩師繼得照師覺死才之難
也可知已照且不以才自止後游于吾門稱東外弟
子連日夜記書數千言屬詩文若干首孜孜自課以
為常故其行修業進今日與昨之日不異也獨惜
其學成終歸無所於用不得應吾盛時賢良之選以
接史程氏之蜀君子不獨為明之才難惜也秋南來
歸來別日照也有母焉久不覲心慊慊焉荆楚生焉
倫紀之教敢辭而歸子蓋嘆照之性近於道而才足
與有為也使照還鬚髮加冠巾有祿位民上其不篤
吾倫紀之教以行先王之政者幾希以明得才之難
而僅得如照者又逃於浮屠而未知其道也故於其
去予甚惜之而申言以告之

春草軒辭

昆陵華孝子幼武六歲而孤長善事其母以純孝聞
嘗自取孟郊所賦遊子詩摘其語名其所居軒曰春
草自翰苑大老黃公晉卿而下為詩文凡若干人陳
子平甫為之記引郊以論孝子事極剴切而有警切
武復求予文予不敢援筆又因子平致予請姑為銘

辭以書其軒楹云草生於春而殺於秋兮秋為鬼而春為母也春誠何望於草兮草無忘於生生之府也嗟嗟草兮思有春也矧伊人兮不有親也親之生我兮實云劬只親而木報兮草不如只伊華孝子兮六歲失父苟無母兮嗟我孰怙草生無娘兮心則有仁我而不仁兮草不有春銘軒以草兮春暉杲杲嗟嗟我心兮罔極我昊

祭揭曼碩先生文

至正四年歲次甲申秋七月某日太史氏揭曼斯卒會稽楊維禎偕句曲外史張天雨永嘉李孝光等在

江南孤山之上設清酒之奠祭之以文曰漢班固續史傳書未成而固已梁吳均作通史書未成而均亦卒隋陸從典續史記書未成而免官惜之者以為天靳斯文而不傳議之者以為非人而天棄之也伏惟先生之任太史也以前朝三史之重為已任曰才曰識曰金石之文章皆足以為史儒僚推以為宗工大臣屬以為總制三史未就而先生告殂謂天靳斯文而先生爽者非耶不然何是書之述所牽延六十年若有所待而屬於先生者而又不慙遺一人于先生也於乎嘻哉吾儕小子雖處于野聞先生之訃惶焉

以為悼者非悼夫一人之私悼斯文千載之公也嗚呼悲夫尚享

淮海處士壽冢募貲序

吾聞古不預撫墓後世有預撫者稱為達生若夫作長室以燕容其中者范子敬也作壽藏以圖前哲與之相主賓者趙臺卿也是則預撫墓為幽宅計者非達生之士能爾乎然有達生而欲效范趙之為者力無及焉吾恐未免相率為囊引鋪埋之流也淮海處士錢子材先生以光陰為百代之過客齒且老矣而不以死為諱欲買不食之地豫營壽藏非取資於人不可也昔趙秋資人之不能葬者獲他日金餅貴富之報處士受施於抔土之恩他日豈無結草之報乎吾貧無以贈故贈此以為仁人義士之告庶相與資之以成其達云

祭馮仁山先生文

維皇元至正九年歲次己丑冬十一月戊午朔越二十有七日甲申契生楊維禎謹遣學子吳毅家隸吳野仙用特羊之奠馳祭于故仁山先生馮公之靈祔以後卿亡友曰之以辭曰維禎生晚不及識先生而獲見先生大兄古山寺丞之死節于宋史繼又獲交

先生之二子俊卿正卿深沉有雅量承上有孝悌惇
族有仁睦嫻有義交朋友有信則雖不識先生如見
先生焉不料長子俊卿不十年而隨先生以即于土
也善人繼矣豈惟友黨一人之悲實宗族姻里衆人
之痛也維嶺既聞遠日雖湯迹在千里義當匍匐而
事有適相乖者不容人以急禮也惟有南望古城邈
風長慟而已顛人犇奠矣此赤忱九京如知諒亦貸
予之罪非不情至是異時過西州經先生墓道隻雞
斗酒相沃醉冢上以贖宿罪固非晚也嗚呼尚享

賸何氏馨志

楊氏家主婦曰理其賸曰何氏馨也馨善女紅服室
勞靡有厭倦頗嫻於容主婦過猜至於嫉詈積而至
於笞榜苦楚不能勝然而服勤主婦益不怨父母家
欲奪其去者數矣而馨誓死不忍去遂終老主婦家
年六十而卒嗚呼予讀詩至江沱之賸不獲子嬀愈
勤而愈不敢怨若將終身焉者實得於先王之澤之
深也吾不謂去之千餘年而親見其人於馨乎嗚呼
孟子於君臣有犬馬冠讐之論此有激之說也子必
待父慈而後孝臣必待君仁而後忠則其為孝忠也
薄矣觀馨之事者可以得忠孝之道矣嗚呼馨可以

少乎哉

李參政倡和詩卷序

淇上野逸李公以世澤起身十年至參大政江浙行垣未幾冠惠文位南端其所建白有不合即引去退處白沙日與布衣士談文字為樂其來江浙時孤舟匹馬絕無左右之乎以奸政其舟所載又絕無他長物不過隨身所讀書籍耳其下交無雜賓而天台蔣常翁乃以詩人獲登其門相與倡和流布人口嘻公以八位之貴不以下交寒素為厭尊常翁以一介之微不以上交公相為抗等此舉世僅見之事而議者猶以公進布衣為術者吾不知其說已常翁裝潢其詩成卷非以侈自遇實以表著賢公卿下士之猶有古風也故子為序其卷使世之登樞要隔寒微者見之宜於此焉耻矣

兩浙作者序

曩予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俞原明張志道論閩浙新詩肅數閩詩人凡若干輩而深詆于兩浙無詩子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闕有情性漸皆木石肺腑乎予後歸漸思雪子肅之言之寃聞一名能詩者未嘗不躬候其門採其精工往往未嘗深起人意

閱十有餘年董董得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季和其
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二老釋曰
勾曲張伯雨雲門恩斷江也昔黃劉二子能重河朔
矧七家者不足以重兩浙乎惜不令子肅見之嘗論
語與文一技而詩之工為尤難不專其業不造其家
冀傳於世妄也蓋仲容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
可立有李騎鯨之氣而君采得元和鬼仙之變元鎮
軒輕二陳而造淡乎晉老江衣鉢乎老谷勾曲風格
宗大曆而痛釐去纖艷不逞之習七人之作備見諸
體允若干什目曰兩浙作者集非徒務厭子肅之言
未已也又豈限以七人而止哉會稽楊維禎序

曹氏雪齋弦歌集序

女子誦書屬文者史稱東漢曹大家氏近代易安淑
真之流宣微詞翰一詩一簡類於動於人然出於小
聰狹慧拘於氣習之陋而未通乎情性之正以大家
氏之才之行是以詩表六宮一時史學有父兄者不
得並議矣子居錢塘聞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諳稱
於人嘗持所著詩文若干篇介為其詩曰丘公某求
見自陳幼獲晉于酸齋貫公溉之李公恕齋班公而

未及見先生也幸先生賜一言以自勵今年予在吳興復借乳母氏訪予洞庭太湖之上為予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關雎朝雉之等操以和白雪之章子然後論雪齋氏之善人倫風操述作又其餘爾吁大家氏之後不為猶有人乎予聞詩三百篇或出於婦人女子之作其詞皆可被於弦歌聖筆錄而為經律諸後世老於文學者有所不及其得以硜硜文人棄之乎若雪齋氏之述作也本之以天質者而達之以學發之於永而協之以聲使生於三百篇之時有不為聖筆之所錄者乎故予為刪取其所作能

追古詩人之夙興其琴調善發貞人壯士之趣者為曹氏絃歌集他日大史氏或有採焉截其過而適之中約其偏而合之正則王道之事畢矣豈真大家氏之後猶有人之慶哉至正五年十一月序

聚桂文會序

秦漢之士無時文以其所陳說於上者皆近於古而未有立體製定格律以為去取如唐宋以采號為舉業者也韓愈氏病之以為大慚者大好則時文不可以傳世也諗矣我朝設科取士雖沿唐宋而其制則成周周文則追乎唐宋之上故科文往往有可傳者

亦有司大比之所選者又不若師儒義試之所取者
優也何者大比之所選僅一日之長而義試之所取
則寬以歲月之所得也大比開而作者或有遺珠之
憾則主司之負諸生也義試開而作者或無擅場之
手則諸生之負主司也嘉禾濮君樂閒為聚桂文會
於家塾東南之士以文卷赴其會者凡五百餘人所
取三十人自魁名吳毅而下其文皆足以壽諸梓而
傳於世也予與豫章李君一初實主評裁而葛君藏
之鮑君仲亨又相討議於其後故登諸選列者物論
公之士譽榮之即其今日之所選可以占其後日之
所到已今士以藝選者莫盛於江淞而江淞之盛饒
信為稱首者鄉評里校之會歲不乏絕也今饒信之
盛移於嘉禾嘉禾之賢守長實為集賢凌公顯書右
文而崇化文物故家聞風而起繼濮君之為會者方
來而未已文會之士有名世者作不惟斯文增重而
嘉禾之文風義俗從而振焉則大會之作固有補於
司政者不少也斯文銀梓濮君又求一言以序首於
是乎書

刑統賦釋義序

二者帝王恃以治天下者大經大法而已未有所謂

律也世道既降巧偽橫生法家者流始制律以鉗欽
天下之民奸日濫則律日煩亦時使然也蓋律令起
於秦定於漢律法刑統遂著於唐宋而傅霖氏為之
賦刑統以便律學之誦習夫繩墨陳而天下之曲直
不能逃規矩設而天下之方圓不能越律固抹槩之
繩墨規矩乎頴濱蘇子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
舜終無術君子於其言可以占世變矣我朝混一海
寓承平百年方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繇科第入官
尾讞一獄斷一刑稽經援史與時制相參未有吏不
通經儒不識律者也保定梁公彥舉蚤歲為宗正府

掾嘗從府使者及省部官讞獄河南江北閱案多而
審律愈精人咸服其明允後司泰州筦庫遂著刑統
賦釋義一編上採經傳律疏史鑑有可証者而又折
之以己意推諸苛密而歸諸仁厚蓋傅霖氏之忠臣
矣今年維禎備員杭誅提舉幸與公為同寮平市之
暇嘗論及古典及今之通制且出此編以示予始嘆公
不惟精於法家之律而又明於儒者之經史也豈非
時之通才也哉嗚呼鄭子產鑄刑書叔向氏譏之懼
民棄禮而質之於書也故曰先生議事以制不為刑
辟不知後世又有微於書而不竟者律其可廢乎賦

刑統者既舉律而約之釋義者又即賦而精之俾後
之蒞政者有所稽而準焉足以權衡世變扶植世道
而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蘇子之所感論者豈誣也哉
公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諸經史以文其
律家之學蓋知所本哉故予三復其編而深有所取
且僭為之序首云

雲巖說

歸然而高者泰山之巖也悠然而生者泰山之雲也
方其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利澤
之及物可謂廣矣及其抱石而止依巖而棲招之不

來引之不去悠悠乎泊於槁木之枝泛泛乎游於野
鶴之羣殆若無心於出處者也然王者德至山林則
慶雲出而天下望之太史氏紀之以為治世之瑞盛
世之符也至於從龍澤物又其功用之較然者焉今
聖人作而萬物覩矣雲龍風虎各以類應以雲之瑞
世澤物而丁此盛際也其能終棲巖穴乎西夏魯侯
宗岱自號雲巖其在貴公子時已懷瑞世澤物之志
及判崑山州以廉公仁愛大得民和千里邑上有伯
長臨焉下有賓客對焉其志或有不相同者則終未
能廣平生澤物之利異時廟堂之上握樞機以展抱

負則將推一邑之所澤以應四海之望使商巖相業
復見於今此雲巖平生瑞世利物之心也俟其勉之
哉

蘭友說

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若
然則蘭之為臭因友道之所尚也雲間譚君植博學
而行脩與人交澹而克久久而克溫其德馨藹乎其
可挹是以人之識之者愛之而愈親親之而愈敬而
人之薰其善良者蓋不少矣故朋門以蘭友字之而
特以求誌於予予詰之曰蘭一也而友之者其等夷

殊焉何者聖人採葍有曰揚揚其香不采而佩於蘭
何傷此蘭之友之聖也履平初佩有曰滋蘭九畹綠
葉紫莖此蘭之友之賢也何昔日之芳草為今之蕭
艾此則蘭之友之庸人也譚君之友蘭其特為賢
乎為聖乎抑為庸衆人之友也譚君曰植雖不敏從
師取友不憚千里之遠者志於希賢希聖耳吾其肯
以庸人友蘭乎嘻聖賢尚友於千載者亦各從其類
也譚君之志異於庸衆人萬萬其友於蘭也豈變而
不考者歟異時吾人譚君之廬蓋蘭之室矣交譚君
之人必蘭之臭矣

清溪亭記

吳之東禪寺僧文友自號松巖道人喜談吾儒書多
識前言往行一時士大夫樂與之游嘗舉亭寺之西
偏臨水之濱蒔花竹其秀故士大夫過寺者必訪松
巖而松巖設酒茗必之乎亭之所亭之賦詠且將成
卷矣然亭不以松巖名而必名清溪者蓋清溪其師
止一之號也予未來吳時聞清溪君以吾儒寄迹墨
氏而不縛墨氏律日與士大夫飲酒賦詩以風流自
命非蔬筍衲流所能窺也及來吳而清溪已逝及見
其徒如松巖者能不忘其師去之十餘年而號猶存

於新之亭非其學得於吾儒重本之義能若是乎宜
吾徒之樂交其人而華其亭以賦詠也抑又聞寺有
宋南渡僧白林酒仙者居院不事重脩梵嘗惟酒是
嗜手持鉢鍵槌日遊市間不問酒主名夜即卧酒壚
底人家爭供以酒以為聖師云若清溪之為師弟子
者得微猶有林聖師之遺風乎嘻吾於是而有感者
也今之為浮屠氏者以絕倫理屏葷酒若槁項黃馘
之流口誦經鈔若干萬言以為得佛之道而不知去
道益遠而脫解禪縛如林酒仙之徒乃得稱聖嗚呼
習浮屠氏之法者可以辯其要矣亭創於至正丙戌

夏成於是年之秋明年二月賜進士出身承事郎前
台州路天台縣尹兼勸農事會稽楊維禎記

毛隱上人序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襪橐謁予雲間次舍舍者
問其出吳興儒氏子也問其業縛筆也予惟縛筆非
沙門事則曰予祖禰業予弗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
穎悟六歲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隸諸書
誦於父命為浮屠而俚浮屠惟以習歌嘑擊鏡考鼓
利人死喪為事無所用吾善書記者遂服先業自號
毛隱蓋將附穎而逃吾浮屠氏之耻也且可挾以見

世之賢人君子如閭老青城先生尚及見之而喜予
之為且貽予以詩今幸願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
史統辨數千言至今口不忘予覆其流誦沛然若大
江之流奔決無少哽也於是異其人曰人生之初受魄
於陰魄盛者多喜記昌黎伯稱毛穎善記亦豈非以
其明眎之裔奔月合太陰之精受魄為尤盛故爾耶
上人以毛隱自號非徒欲祖穎裔而又將傳穎心至
於博纂洽記述為文章資世之賢人君子以文明昌
天下乎不然何舍子浮屠事而復見其先業以僕僕
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志有所鬱而未信

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字書官府市井貨
泉之法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黎言毛穎
有時而禿不任事遂以謝老退且有中書不中書之
議吾將還子顛毛返子儒衣冠萬一列諸鴻生碩士
聽受指畫俾克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議子者子以為
何如上人避席載拜曰夫子倘有意拂拭我我將加
巾冠載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會稽楊維禎序
自跋曰子為此文後上人者遂幡然為賈浪仙故
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淳屠
家如毛隱者多矣謹錄似方外友覺隱玉岡雲谷

諸公發一笑云

姑蘇楊鳳書于揚州之正誼書院



